

各 15g, 泽泻、山萸肉、菖蒲、仙茅、仙灵脾各 12g, 厚朴、丹皮各 10g, 水蛭粉(冲) 1g。6 剂, 水煎服。配合八味降糖方 6 剂外洗双足, 双下肢。二诊: 患者精神状态较前好转, 双下肢水肿减轻, 但活动后仍有胸闷、气短、头晕, 腰膝酸困冷痛, 大便溏薄, 小便清长。舌淡苔白腻, 舌面散在瘀点多处, 舌底脉络迂曲, 脉沉弱。血压: 20 / 12kPa, 空腹血糖: 7. 8mmol/L, 餐后 2h 血糖: 10. 1mmol/L。上方生地量减至 10g, 加桔梗、薤白各 15g, 温阳行气宽胸, 6 剂, 水煎服, 继用八味降糖方外洗。三诊: 活动后胸闷气短及头晕减轻, 双下肢轻度水肿, 大便溏薄较前改善, 腰膝冷痛减轻。舌淡苔薄白, 后部稍腻, 舌底脉络迂曲, 脉沉弱。血压: 145 / 85mmHg, 空腹血糖: 7. 5mmol/L, 餐后 2h 血糖: 9. 3mmol/L。守方 14 剂, 口服加外洗配合。四诊: 患者精神状态明显改善, 双下肢水肿消褪, 活动量大时偶有双下肢水肿, 舌淡苔薄白, 舌底脉络迂曲, 脉沉弱。血压: 18. 7 / 11. 3kPa, 空腹血糖: 6. 7mmol/L, 餐后 2h 血糖: 8. 7mmol/L, 予济生肾气丸 6 丸, 1d3 次, 同时口服水蛭胶囊 1g, 1d2 次, 继用外洗方, 共 1 月。1

月后查空腹血糖 6. 3mmol/L, 空腹胰岛素 14. 5 mIU/L, 血压降 18 / 10. 7kPa, 患者感觉良好, 复查甘油三酯: 1. 52mmol/L,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: 1. 94mmol/L, 低密度脂蛋白: 1. 72mmol/L。

讨 论 对于 IR 治疗的评价, 采用胰岛素敏感指数、血脂、血压来衡量, 其中胰岛素敏感指数 (IAI) = $\ln [I/(空腹血糖 \times 空腹血浆胰岛素)]$, 此例患者服中药前 IAI 为 -2. 134, 服药后 IAI 为 -1. 952, 提示胰岛素敏感性增加, 血脂中甘油三酯降低,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,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, 血压下降。从中医临床症状及舌象表现, 亦提示病情好转, 与实验室化验指标的好转是一致的。通过观察, 中医在治疗 IR 方面的疗效是较为显著的, 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
参考文献

- 鲁瑾, 邹大进, 张家庆.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1999; 20(7): 420~422.
- 陆智慧, 王勇, 毛秉环. 湖北中医杂志, 2000; 22(18):

(收稿 2004-12-15; 修回 2004-12-27)

邵经明教授“五针法”治疗哮病的经验

邵素菊* 魏玉龙 邵素霞 河南中医学院针灸推拿学院(450008)

邵经明教授根据哮病的发病机理, 集 50 余年的临床经验, 提出以针刺肺俞、大椎、风门为主, 防治哮病的方法, 冠名以“五针法”。

“五针法”是指肺俞、大椎、风门三穴, 因大椎是单穴, 肺俞、风门是双穴, 针刺五针而命名。邵经明教授从 20 世纪 30 年代末始用针灸防治哮病, 该法是在几十年临床实践中, 不断改进方法, 不断筛选用穴, 总结出的有效的治疗哮病的方法。作者据多年来的临床实践, 将邵经明教授“五针法”治疗哮病的系统经验总结。探讨如下。

1 病因不外内外之变, 病机总在正虚邪实
邵经明教授认为哮病的病因病机虽然复杂, 但归纳起来不外乎内因与外因两方面。外因即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六淫侵袭人体; 内因则为饮食、劳倦、

七情(喜怒忧思悲惊恐)所伤使脏腑机能衰退。至于其病机, 不外正气虚而邪气实。正气虚是指肺、脾、肾机能减退, 邪气实指内伏痰饮、瘀血, 外感六淫, 和其他各方面不良刺激。根据临床观察, 其病机多是肺、脾、肾三者相兼而互为因果。凡患哮病的青壮年, 病程短者病多在于肺; 如年老体弱, 病程长者, 其病无不影响于脾肾, 同时, 仍关于肺。哮病临床有虚实之分, 寒热之别。

实证是指邪气实, 临床表现多为哮病的发作期, 不论是风寒或风热侵袭肌表, 致肺失宣肃, 还是痰饮阻塞气道或气郁忧思, 逆气犯肺, 都可导致肺失清肃, 宣降失常, 而发作哮病, 故实证有发作性特点, 病变多在于肺; 虚证是指正气虚, 其临床表现, 虽有呼吸喘促, 动则加甚, 但不象实证发作之剧, 多见于缓解期兼肺气肿患者, 此证乃肺、脾、肾三脏俱虚。若继发感染, 喘势可以加重, 是属本虚而标实。据临床观察, 年幼患者, 生理上还在发

*邵氏“五针法”治疗哮病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诊疗项目。课题编号: 国中医药科 2002ZL28 号。

育，肺脾肾之气渐盛，如注意避免各种诱发因素，积极治疗，一般易获痊愈。如老年患者，反复发作，病程较久，肺、脾、肾生理功能衰退，本虚难复，医治可改善症状，控制其发展，根治则较难。倘病程日久，发作持续不已，还可累及心脏，病情更加复杂。临床宜根据辨证论治原则，缓而图之，不可急求速效。因此，凡患哮病，应以早期防治为宜。

2 当以“发作期治标，缓解期治本，二期治疗并重”为纲 哮病为本虚标实之病证，本虚是脏腑功能失调，尤其是肺脾肾三脏功能低下；标实为痰饮、瘀血内伏，六淫之邪外袭。邵经明教授治疗哮病强调“发作治标，平时治本”的这一基本原则。哮病骤发，多为邪实，治疗应以除邪治标为主；喘鸣等症既平，或久病在未发作之时，应以扶正固本为主。如哮病发作，应当除邪平喘止哮，若反扶正则病症益甚；喘鸣已平，应当扶正固本，反而攻邪则正气更虚。《难经·七十三难》早就提出：“补者不可以为泻，泻者不可以为补”。《灵枢·邪气脏腑病形》篇也告诫：“补泻反，则病益笃”。因此哮病的发生，无论肺脾肾哪一脏生理功能受到损害，治疗时，都必须辨别其寒热虚实，才能提高治疗效果，不致出现实实虚虚，寒热混淆的差错。

由于哮病有宿根，最易反复发作，所以邵经明教授认为对于哮病应从防与治两个方面着手。发作时的重点在于治——迅速平喘止哮；缓解不发时的重点在于防——防止或减轻今后的发病。防与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，是辨证的统一体，在治疗时两者都要兼顾而不可偏废。邵老特别强调缓解期仍需坚持巩固治疗以扶正固本、预防复发。如治疗得当，不少人可达不再发作之目的。

3 辨证选穴至要 邵经明教授治疗哮病取穴以“肺俞、大椎、风门”三穴为主。此三主穴是通过长期临床验证，从多穴之中详加筛选出来的。肺俞属足太阳膀胱穴，是肺脏精气输注于背部的特定穴，具有调肺气，止咳喘，实腠理之作用。据临床观察，可治疗呼吸系统内伤外感诸疾。对三主穴的实验研究，进行了正交试验，针刺三主穴交互作用观察治疗前后肺功能变化，以肺俞穴为优；大椎属督脉穴，是手足三阳经与督脉之交会穴，又称“诸阳之会”，督脉上通于脑，总督诸阳经，为阳脉之海，具有宣通一身阳气之功，故有宣阳解表，祛风

散寒，理气降逆，宣肺平喘之效果；风门属足太阳膀胱经穴，又是督脉与足太阳膀胱经之交会穴，该穴为风寒之邪侵袭人体之门户，故名“风门”。针之可散风寒，泻邪热，调肺气，止咳平喘；灸之可振奋经气，实腠固表，预防伤风感冒。用于治疗哮病，既有镇咳平喘之效，又可预防哮病之复发。通过长期临床验证，三穴同用，在哮病发作期，可使肺内气道阻力降低，喘息即时得到缓解；用于缓解期可使肺功能不断得到改善，以巩固远期疗效。据临床观察，三主穴治疗单纯性支气管哮喘效果尤佳。

4 治哮病之要，贵在坚持，既病防变 根据邵经明教授多年来的临床体会，为辅助针灸治疗哮病提高疗效，减少发作，应注意以下几点：①医者在接诊病人时，要进行有关方面的检查，以明确诊断，同时依据中医的四诊合参辨清阴阳虚实寒热以确定治疗方法。②增强病人对治疗的信心。初诊时，要向病人说明哮病的复杂顽固性，使其了解针灸治疗哮病，疗效确切，无副作用，使患者收藏顾虑，树立信心，坚持治疗。③注重缓解期的治疗，“发作治标，平时治本”及“冬病夏治”的原则，是根治哮病的一项准则。在夏秋季节，肺、脾气机旺盛，此时治疗以扶正固本，增强肺脾功能，提高机体免疫力，可达减少或预防哮病发作的目的，使远期疗效得到巩固。④治疗过程中，避免接触易于引起哮病发作的致敏物质，如烟、酒、醋、蒜、油、虾、蟹和大葱、生冷食物等过敏物及其影响哮病发作的一切因素。这样，才可避免或减少哮病的发作，有利于根治。据临床观察针灸治疗过敏性哮病，有一定的抗过敏作用。⑤在针灸治疗过程中，若遇哮病持续发作，合并有严重感染，除坚持针灸治疗外，应根据病情需要，采用综合疗法，配合中西药物及时控制症状，以免贻误病情。

“五针法”治疗哮病的经验体现了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观。从繁琐的文献记载中总结出病因不外内外之变，病机总在正虚邪实。治疗当以“发作治标，平时治本”、“发作期、缓解期治疗并重”为原则。取穴精当，三穴五针为主，辨证选穴为要，既体现了针对性原则，又兼顾了整体。指出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一定要既病防变，树立信心，贵在坚持。多年来，得到多方面的临床验证，取得了明显的临床疗效。
(收稿 2004-09-20；修回 2004-09-28)